

至人之境

文 / 錢尹鑫 圖 / 本社資料

何謂至人？是身在邊塞孤城，伏案寫策的范仲淹？是雪海冰天裡，持節不返的蘇武？還是在萬物沉默時，依舊挺立於天地之間、眼神深邃無痕的無名者？莊子言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這幾句話，像是一種古老的低語，在人類千年的夢境中迴盪。至人，不是人們膜拜的偶像，也不是權勢與功業的化身，而是一種超越肉身、超越榮辱的存在狀態，一種無欲無懼、如同空山迴響般的生命之境。

歷史的長河裡，有無數靜默無聲的身影，晉代嵇康，在竹林間彈奏著他的〈廣陵散〉，面對死亡泰然而行；王陽明於龍場悟道，從囚圜與病痛中鍛造出「知行合一」的境界；李白長年漂泊在亂世江湖，放浪形骸之外，卻自有一片無邊的自由星空；蘇軾流放黃州，江雨拍打夢醒之際，胸中卻自有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豁達；陶淵明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他的筆端沒有硝煙，卻寫出一種與天地無礙的自在，輕若浮雲，亦沉如古鐘。

然而，至人之境，豈只是逍遙與遠放？如果只是逃離塵世，那境界便

淺了幾分深意。真正的至人，是能在最嚴苛的現實裡，仍守住那一片不動如山的清明；在最殘酷的動盪中，仍安然自處、不改初衷。

我們總以為，歷史是英雄們用戰功與榮耀寫下的，但真正的至人，往往隱沒在未被看見的地方。南宋時，陸游在失意暮年，偏安一隅，卻以《劍南詩稿》寫下心底深藏的家國情懷，無需喧囂，卻早已在文字裡超越了生死名利；還有那唐朝的柳宗元，流放永州，卻在溪水石灘間寫下〈小石潭記〉，用最淡泊的筆觸，展現最深邃的人生。

我記得曾經在夜色如墨的漁港，見過一位退役老軍官，他無聲立於甲板邊，目光穿越黑浪翻湧的海平線，像是凝視一種更深邃的東西。他只淡淡說了一句：「真正的戰士，是在平靜時看見風暴，在風暴裡看見平靜。」那句話簡單到近乎空白，卻讓我忽然明白：不是看見什麼驚天動地的場景，而是在看似平凡裡，經歷了超越恐懼而自在。

後來的某個深夜，我再次走到那個靜謐無聲的漁港岸邊，看那無休止的潮汐翻滾。海沒有語言，卻以每一

次波濤告訴我：真正的強大，不在於攫取，而在於承受；真正的智慧，不在於掌控，而在於放下。至人之境，也正是如此，不是主宰命運，而是與命運同頻共振，哪怕風起浪湧，心中自有一片無礙之地。

或許正因如此，我始終難忘歷史上的一幕極靜卻極深的場景，民國三十一年，中國遠征軍為阻止日軍南下與切斷中印交通線，深入緬北作戰，被困於雨林沼澤，物資斷絕、環境險惡，卻依舊堅守陣地，數月不退。他們的身軀早已疲乏如枯枝，但眼神裡仍燃著一種無聲的決心。那不是血氣方剛的衝動，而是一種深沉的無我之心，身體陷於泥淖，精神卻早已穿越生死的邊界。那一刻，我彷彿在歷史的煙硝中，看見了至人之境的真形：靜而不退，苦而不怨，滅而不散。

這種力量或許正是蘇格拉底所理解的智慧，當他在法庭上說出那句「我之所以無懼死亡，是因為我深知，害怕未知才是真正的無知」時，彷彿也在告訴我們，真正的至人之境，並非消除所有恐懼，而是在恐懼之中，依然保持心靈的平靜與自由。世人皆畏懼變故與毀滅，但至人之境，正是

在這變幻無常的世界裡，仍能守住不被波動的內心。

韓非子說：「聖人不期功而成功，不責善而民善，不求名而自名，不喜利而天下歸之」。然而，至人的境界，比這更進一步，它甚至無意「功」與「名」，一切只是順乎天理、安於本心。當生命流到這個境地，生死榮辱都成了過眼煙雲，無需迎拒，無需設防。

今日的我們，生活在看似平順的時代，內心卻時常陷入困惑與焦慮。我們是否還記得那份無聲的力量？總在奔波中渴求結果，卻忘了真正值得敬畏的，是那些在無人注視時依舊選擇剛直與寧靜的人。至人之境，不在於擁有多少，而在於放下多少，放下虛妄、放下執著、放下對掌聲的渴望，也放下對未來的恐懼與不安。

我們皆是時代裡微小的過客。有時是晨曦中升起的航行者，背負希望與方向；有時則是黑夜裡匍匐前進的無名者，只能靠著微弱的信念向前。但就在那些最沉寂、最混亂的時刻，只要你仍能聽見內心那一道細微卻純淨的聲音，那一刻，你或許尚未抵達，卻已悄然觸碰到「至人之境」的邊

緣，恍若與天地同息。

至人的力量，不在喧囂中震撼世人，而像遠方一道微光，恬靜、不張揚，卻在你最茫然的時候，默默照亮一條不再迷失的路。這股力量，無需言語，也無需聲勢，只在無聲處，成為你心底最堅定的指引。

風起，潮湧，人生無常。至人之境，正是在這無常中，仍能保持一顆澄澈如初的心。在萬象喧囂之中，既不被波瀾所動，也不為慾望所惑，無言，無懼，無執，無礙。這是一種超越外境、深入內心的寧靜與力量，無需炫耀，卻能在最微弱的時刻，照見一切。

而對軍人而言，這份「至人之境」，正是「武德」的最高體現。武，不止於力，而在於止戈；德，不止於仁，而在於自持。真正的武人，知榮辱而不矜功，懷鋒芒而不逞勇；在戰場上勇敢無畏，在平時則克己修身。那份能於動亂中守靜、於危難中持正的心，就是軍人最深的修為。因為唯有內心無懼、行止有度者，方能以武行德，以德立命，成為天地間最寧靜、亦最堅定的力量。